

陈娟主编

记忆和幻想

上海文艺出版社

现代
文学
研究

中国新时期
文学思潮

陈
娟主编

记忆和幻想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记忆和幻想: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陈娟主编.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ISBN 7-5321-2095-3

I.记… II.陈… III.小说-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1829 号

责任编辑:张有煌

封面设计:周志武

记忆和幻想

——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

陈娟 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375 插页 2 字数 297,000

2000年9月第1版 200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100册

ISBN 7-5321-2095-3/I·1701 定价:24.00元

主 编 陈 娟

编写者 (以姓氏笔划为序)

张 因

金志华

金定海

陈 娟

董朝斌

摩 罗

薛 毅

国家文科基地上海师范大学
中文学科点项目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辑 批判的热情

第一章 概 述 23
第二章 汪曾祺:古典的温馨和悲凉 35
第三章 王 蒙:青春激情和杂色魅力 65
第四章 张贤亮:欲望的幻灭 81
第五章 张 洁:女性救赎的失落 104

第二辑 沉重的记忆

第一章 概 述 125
第二章 张承志:理想主义者的心灵史 133
第三章 贾平凹:自我的寻根 155
第四章 王安忆:精神探究和人世间 169
第五章 史铁生:荒凉的祈盼 192
第六章 张 炜:灵魂搏斗的抛物线 212
第七章 韩少功:仰望星空的文化批判者 233

记忆和幻想

第八章 阿 城:文人的记忆和叙事·····	249
-----------------------	-----

第三辑 叙事的幻想

第一章 概 述 ·····	269
第二章 马 原:叙事的智慧·····	279
第三章 莫 言:感官王国的叙事狂欢·····	294
第四章 残 雪:梦魇和寓言·····	309
第五章 余 华:生存的苦难·····	326
第六章 苏 童:逃遁和陷落·····	341
第七章 格 非:时间炼金术·····	358
第八章 刘震云:“中国生活”的批判 ·····	375
第九章 王 朔:亵渎和媚俗·····	400
后 记 ·····	422

前 言

1976年，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十年政治动乱结束。历史的重大转折，带动了中国社会生活的急剧而全面的变化，也促使文学发生了全方位的重大变化。为突出这一巨大的历史转折，人们约定俗成地将这以后的时光称为“新时期”。站在世纪之交纵观这一二十年来小说发展的道路，人们不能不惊叹这样的事实：与“文革”前相比，新时期小说走上了一条新的广阔的道路。不但反映的社会生活丰富了、发展了，小说形式多样了，而且关于小说的观念活跃，与外部的文学世界沟通，新的小说群体、显现创作个性的流派在文坛上跃动。特别是其中一批艺术个性独特的作家，他们的创作实践、艺术探索的成败得失，常常牵动着这一时期的小说观念、主题开拓、叙事方式等方面的改革和发展，从而催动新时期小说的创作潮流一浪又一浪地滚滚向前。本书通过对十九位作家的深入研究，力图在新时期乃至建国五十多年来文学全局的背景下，为读者提供一幅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小说胜景——新时期小说创作主潮。

新时期小说是在“文革”结束后“百花凋零”的文学废墟上重建起来的。从现实主义传统上说，虽然它也是建国以后十七年文学的继续和发展，但由于中国经历过灾难性的破坏，带有起死回生的重塑，可以说，新时期小说与以前的当代小说相比，

有着突破性的重大发展,具有历史阶段性的深刻意义。

首先,是建立在反思基础上的强烈探索精神,促使文学创作不仅打破了以往的种种禁区,还打破了当代小说逐步形成的创作模式,一扫曾经甚嚣尘上的“假、大、空”现象,生气勃勃地开辟新路。建国以后十七年的小说创作,与中国当代文学一样,曾经几起几落,走着曲折发展的道路,但由于受政治气候的强力干扰,总趋势是束缚越来越多,模式日益僵化,创作趋向沉寂。50年代,当代小说曾因其强烈的政治色彩、追求史诗效果的独特风貌受人注目,也因与劳动人民关系的密切而独具风采。其间显现出的理想主义,乐观、自信的情绪,给当代人以信心和力量。但是历史发展的本身包容着新的矛盾,新生活日益其复杂性、严峻性。文学创作这一最具个性特征的事业却被越来越多的统一标尺所规范,加上外界愈演愈烈的“左”的政治要挟,文学与现实脱离的矛盾非常突出,本来为人津津乐道的当代小说的特色,因被程式化而渐渐成为一种束缚。如过分推崇文学强烈的政治色彩必然促使作家忽视甚至不顾艺术创作规律,走上片面、绝端地追求表现重大现实题材的独木小桥,政治运动往往迅速成为小说创作的题材,流行于当时的以阶级斗争结构小说的模式,以阶级分析划分人物类型的形象塑造,使大量的小说题材、主题、人物形象雷同,不少小说成为政策的图解。又如片面追求理想主义,使小说回避现实生活的复杂、严酷,视悲剧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禁区,廉价的乐观主义充斥文坛。再如,将作品的史诗效果简单地与塑造英雄人物等同起来,忽视或排斥人物的多样性。总之,小说创作实践中虚假、陈腐之风弥漫,与流动着的生活之河形成明显反差。一些有识之士想摆脱这种局面而与流行的思潮进行一次次冲撞,但在政治外力的干预下,徒然产生了一批批牺牲者、悲剧人物。到了“文革”

时期,原有的矛盾恶性膨胀,文坛必然成为废墟。“四人帮”倒台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思想解放的大潮,激励着作者从“左”的教条主义的束缚中挣脱出来。鉴于对以往文坛种种现象的反思,冲破禁区,直面丰富人生,成为小说作者探索中首先实现的目标。作为新时期小说创作第一个潮流的“伤痕小说”,就将“四人帮”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和心灵创伤,多层次、多角度地描写进小说画面,以一幅幅悲绝人寰的惨景有力地冲破讨论了十几年而始终打不开缺口的文学禁区:社会主义文学能不能写悲剧?“反思小说”则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强大的哲学思潮推动下,对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历史作了实事求是的回顾、评价。一篇篇有违于既定思想框架,透视1957年“反右”斗争、1958年“大跃进”以及其他社会问题的小说,在文坛、也在读者的心中引起一阵阵轰动。有些创作领域虽然不涉及政治问题,但种种清规戒律也使作者视为畏途,以致成为事实上的创作禁区,如爱情题材、知识分子题材。禁令大开后,现实生活中的丰富素材加上作者自身激动的情怀,使这些题材领域内的某些作品深深印入读者心灵。

突破禁区是新时期小说显而易见的变化。对于文学创作来说,这只是一种表层的变革,却也是基础的变革。由此出现了小说创作题材的丰富性、主题的多向性、人物形象的多样性。由于作者敢于触及真情实感,艺术形象的内心世界显得丰富,有些作者的笔墨还细致描摹人的潜意识活动,展现人物深不可测的精神奥秘。这与以往那种只描写“阶级代表”、只重视人物的阶级属性,致使艺术形象单一化、脸谱化的情况相比,真有天壤之别。尤其是1985年后,小说创作发生了大变化。其时作家创新精神跃动,创作新潮迭起,小说创作在内容和形式方面体现出一种全新精神。不少作家注重个人内在世界的经验

探索,寻找更加个人化的主题和叙事方式,为文坛提供了一批引人注目的新作。虽然这些小说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有些创作新潮也未能在历史长河中继续前行,但它们毕竟给新时期小说园地带来了全新的活力。

其次,是对外开放的国策,敞开了作者渴求与外部文学世界沟通的大门,中西文化开始广泛交流,国外小说创作及有关理论源源不断地介绍到国内,开拓和活跃了中国作家的创作思维。新时期小说在挣脱了“文革”以前就存在的种种束缚的基础上,又接受了外国文艺思潮的冲击,加上开放的政治,遏制不住改革浪潮的现实生活,促使小说发生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一场革命。与外部的文学世界沟通,这本是我国“五四”新文学书写光辉篇章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由于历史的复杂原因,这类沟通并未继续受到重视。建国初期,当代小说的发展实际上受两方面影响最大,一是以解放区小说为楷模,另一方面是以当时的苏联小说及文艺理论为指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我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原则,甚至连解释这一理论的定义也照搬苏联,强调描写“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的事物,即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生事物,同时也埋下了小说回避矛盾的隐患。当苏联文艺界在50、60年代强烈要求从机械的文艺理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在创作实践中取得有效成果时,中国文学界却因政治需要而把这唯一敞开的窗口关上。对于广阔的外部文学世界,人们只能阅读到少得可怜的世界名著,还不时地被告诫要批判其中的“毒素”。中国文坛彻底孤立于世界文学之外。新时期的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重新唤起了中国文艺工作者与外部文学世界交流的欲望。不仅18、19世纪的外国文学名著重新在中国大地上获得应有的位置,人们的眼光还注视那些一向被告诫为“西方腐朽文化”体现的20世纪西

方现代派文学。当翻译工作者们大量引进西方的哲学、文艺理论、文学创作后,中国作家们惊喜自己又发现了一座文学宝库,神交了一批新的叱咤世界风云的文学大师,阅读了使人耳目一新的优秀作品,而且由此及彼努力借鉴世界各地的优秀文学传统;即便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中国作家也从中汲取了有益养分。虽然由于各国国情不同而使文学风貌各异,但文学都以人为描写对象,相互间自有相通的细流。经过一个时期的东西方文学观念的相互交汇和冲撞,西方20世纪文学对中国小说的发展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影响。作家们开始对文学自身的观念和准则进行反思,小说形式的创新在悄悄地然而不是坚定地进行之中;他们观照社会生活的观念、方式也在发生潜在的变化,审美视角在不断地调整。80年初期和中期,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一大批模仿、脱胎于西方文学,或受西方文学某些启迪的小说,这些被当时的人们划为“中国现代派”的新潮小说,虽然彼此间艺术价值反差很大,但其中确有一些优秀创作。它们用新的思维方式和创作形式,表现了中国作家对现实生活特殊的心灵感受,具有一般文学作品无法代替的文学价值。

第三,新时期小说的突破性还表现在:小说美学多样并存的格局开始形成。小说呈现出多种审美情趣,个人风格也在逐步显露之中。在“文革”前,小说内容、形式的单一化,创作方法以至作品格调的统一规范,妨碍了作家个人风格的展现,审美情趣也比较单一。虽然在50年代也有作家在一些作品中开始体现个人的艺术风格,但由此引发的大大小小的争论使这些作家承受着巨大的思想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小说园地的“百花齐放”只能是奢望。只有新时期小说,在突破创作方法单一化后,追求创作方法的多样、新颖、变化成为十分明显的现象。

作家们自由选择各种表现方法,名目之多几乎无法归类。但从小说创作的流向来看,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这三种范畴内的方法在各显自己的优势。一般来说,当代的小说作家并不固守一种创作方法,而是以有利于表现当代人的行为方式、思想情绪为准则,不断变换着创作方法,新时期有好几位高明的作者已形成了几套本领。但在这千变万化中,作家们共同追求着一个境界,即准确把握人的丰富复杂的感情世界。这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以人为描写对象的命题,而是作者将笔墨深入个体人的内心世界的自觉的艺术追求,这不仅与世界文学潮流相通,也预示着当代小说在描写、表现客观世界方面正跃上一个新的台阶。追求独创性,重视审美的独特效果,是新时期小说的另一个新态势。各个作家有各自开垦的“土地”,即使面对相同的社会生活,也会从不同的视角开掘生活的矿藏,重视审美的主体感受,表现经过主观创造后的特殊感受,而不满足于一般性的客观描写,更不人云亦云。在这方面,特别是中青年作家显现出可贵的创造性,创作个性由此而渐渐形成。有突破就预示着有新的创造、新的发展。当代小说正走在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上。但它远远谈不上完美,在摆脱旧的模式,走向新的阶段时,存在着新的矛盾、新的困惑、新的缺陷。

在对小说创作的种种不切实际的指令给解除后,在社会沿着现代化、民主化的进程的发展中,小说创作的全方位跃动态势给人以前所未有的新鲜感。这种跃动的逻辑性就在于它立足于现实生活这广袤的土地,抒写当代人的所思、所感、所想,并在此基础上吸收、融会和创造适合于理解当代人的创作方法。这些创作方法突破了建国后十七年的界限,向中国新文学的优秀传统——“五四”文学汲取伟大精神,也向世界文学的

优秀成果择取。如果说“十七年小说”中的单一化、模式化，“文革”十年小说的停滞、空白，使当代小说长期地处于与世隔绝，失去生气的状况，那么，新时期小说的活跃可以看作是一种强有力的补偿，就像恩格斯所说的社会的停滞往往以社会的加速发展为补偿一样。而且，正因为新时期小说在时间上的“后起”位置，才使得此前的世界和中国的优秀文学精神和创作方法较集中地汇聚在新时期小说思潮之中，当然这种汇聚完全蕴含着当代人的眼光和取向。由于是在文学废墟上大规模地崛起，在较长的“封闭”后突然敞开在色彩缤纷的世界中，新时期小说是难以用一种创作方式来界定的，人们更愿意用各种创作方法的并存来描述它：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地阐释新时期小说的活跃性质，以及它与世界的各种联系。当然，这三种创作方法也并非严格地遵从世界文学史上的外延和内涵，它们都是被“当代化”了的。

现实主义是最早、最先恢复和发展的创作方法和文学精神。批判性的强化和人物性格的复杂化，是新时期现实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最主要的特色。作家们以批判的眼光贴近社会，贴近历史，也丝毫不远离政治，而是以深切的目光关注政治与人的关系。正是如此，现实主义小说不仅揭露极左政治路线造成的极大危害，也揭示由于封建传统的持久影响而造成的保守、软弱、自欺、奴性的国民性，揭示在社会的改革、开放的崭新的进程中，新与旧、先进与落后、开放与保守之间的悲剧冲突，也揭示改革、开放中暴露出来的新问题。这使现实主义能在中国社会现代化和民主化的进程中担当特殊的监督者、维护者的角色，为社会朝着更为合理、更符合理想的方向发展而作出可贵的努力。党群关系、官民关系，物质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历史发展与伦理要求的关系等等，都属于现实主义的重

要题材。对人物复杂性格的重视使新时期现实主义对人的看法比“十七年”有了长足的进步和质的变化。将人神化和视作魔鬼的看法被摒弃了。在“十七年”的思维方式中,人或者是神,或者是鬼。当时较先进的思维是将人分为英雄(先进、进步)、中间人物(不好不坏、亦好亦坏)和敌人(或落后、反动),认为中间人物为绝大多数。新时期现实主义并不简单地采用这种“三分法”,而认为不管哪一种人物,都具有理智和情感、物质和精神、基本需要和自我实现等方面多层次的性质和其间的矛盾冲突。基于这种认识,神化、偶像崇拜与新时期现实主义无缘。这表明新的人文主义的觉醒,有助于现实主义在再现客观世界的同时去探索人的复杂的心理世界,有助于表现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

批判性和对复杂人性的认识,使新时期现实主义能吸收欧洲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养分,也能接近“五四”新文学由鲁迅等人开创的对国民性的批判的现实主义精神。其间的差异在于,新时期现实主义作家对人生、社会总体上保持乐观主义态度,这一方面基于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现实,另一方面也与中国传统的乐观心态有关。这种乐观主义通常被视作健康、向上的表现。但它却造成现实主义缺少对悲剧、对社会冲突和心理冲突的深化的分析和表现,这使新时期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还难以与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式的小说名作相提并论,更难以超越鲁迅作品中的深刻主题。现实主义在新时期的发展,受到了现代主义的挑战,这种挑战有对现实主义某些不成熟方面的批评,也有对现实主义的基本特点比如讲究真实和完整情节的怀疑。但这反而使现实主义发展得更为成熟、更为扎实,并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现代主义的因素,纪实小说和新写实小说的出现就证明了现实主义的生命力。

浪漫主义在新时期小说创作中成为张扬主体情感的一个有效阵地,在一个封闭社会解体后,人们被压抑的痛苦和被侵害的创作需要有一个合适的地方去宣泄、去申诉,“不平则鸣”嘛!这使浪漫主义在新时期重新起步时就背离了“十七年小说”中过多的造作和虚假,而逐渐接近“五四”文学中那种“主情”的浪漫主义。在新时期初期,要区别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似乎是困难的,因为客观的真实与情感的真实、罪恶的揭露与情绪的控诉是非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随着小说创作的发展,一些长于理性思考、客观描述的作家与善于情感抒发的作家出现分流,浪漫主义得以明显显现。它不再重视情节完整和性格刻划,也不再注重分析社会、政治与人的因果关系,而善于在小说中投放大量的情感独白,表现喜怒哀乐的升降起伏,为此可以大胆地切割情节,破除叙述程序,使一切为表达感情服务。

浪漫的情感在新时期小说创作中可分为感伤主义和英雄主义两种。这真实地表达出当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两个方面。感伤主义表达的是人的理想失落,美好之物逝去,精神家园丧失,人在世界上显得孤独、冷清,失去依靠而漂泊于世的命运。它一方面是对“左”倾政治毁灭真善美,使得“文革”后社会仍然没有完全复原,人间的真诚关系仍被切断的现实的哀诉,另一方面也是对商品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人与人之间以利益交换代替情感交流,以竞争取代和谐的状况的感叹。这些方面结合起来,使感伤主义能以真情联系失落的理想,为社会并不少见的寡情主义人生提供一种“解毒剂”,使人们发现缺少真情的社会并不完美。而英雄主义的诞生则是新时期主体精神扩张的象征,强化人的力量,突现人征服自然、社会的雄心和能力。小说通常把人放置在社会惊涛骇浪之中,放置在原始蛮荒之

处,放置在天灾人祸的环境下,放置在烟火弥漫的战场中,在强大的背景力量的考验下,显现主体的巨大光彩。与“十七年小说”表现的英雄主义不同,新时期小说的英雄主义的核心不仅是忠诚,而且还体现人自身的力量、自身的独立性、自身的选择和信念、自身朝气蓬勃的人生追求。这种英雄主义以此谱写了当代社会告别旧世界,征服种种邪恶势力并创造新世界的华彩乐章,它给人以信心,给人以激情,使人在经历了把人不当人的社会之后重新得到人之为人的勇气和力量,进入一个大写的人的境界。

失落理想和创造理想,人的凄清和人的辉煌——浪漫主义把当代人这两个方面的情感都表现在小说之中。但浪漫主义在新时期毕竟有其不能尽情发挥之处。一个迅速发展的工业化社会,与浪漫主义境界所要求的自由精神,与天地万物相感应的诗意,毕竟是背道而驰的。感伤主义可以表达这种境界远去的感伤,但无法进一步去写出境界远去之后人的复杂处境。英雄主义往往使作家陷入一种与实际有所脱离的迷狂状态中,比如用英雄主义去理解知青生活,有其片面性,因而引起评论家的不满,这是自然的。浪漫主义怎样克服这种困境?是否像现实主义那样能超越自我以显示生命力?

现代主义的出现在新时期是极为独特的文学现象,它体现出文学创作中作家所获得的前所未有的自主权,只有在新时期的政治、社会环境中方能出现现代主义。它在创作方法上不仅与“十七年小说”大相径庭,也与新时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不同,因而从起步至今,都与争鸣、批评结伴而行。“十七年小说”的思维方式可以谴责它消极、颓废,现实主义可以批判它放弃理想、追求,等等。但是,开放的社会使这朵文学奇葩没有遭到剪除的恶运,因为它在新时期的存在不仅可能,而且必要。